

几十年来,黄梅戏《天仙配》传承有序、长演不衰,堪称朗朗上口的典范。前不久,安徽省黄梅戏剧院“第四代”七仙女袁媛携新版《天仙配》登陆上海大舞台,让人看到了新的七仙女的舞台风采。

## 仙女下凡 人间变奏

郑荣健

在《天仙配》唱遍大江南北而广为人所熟悉的接受语境下,新的七仙女该怎么演?作为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,袁媛的唱腔表演是耐人寻味的。在现代戏中,她分别饰演了江姐、童华、林雨霏形象,皆个性饱满而立体生动。无论从“男怕朋友,女怕辞店”的难度考量,还是从已有的较为扎实的形象塑造角度看,她选择《天仙配》都让我颇感意外,也隐约察觉到她叩探经典新的审美可能性的意图。



在民间故事的叙事模式中,“仙女下凡”所架构的是地位身份极悬殊之下的审美想象。在黄梅戏《天仙配》中,憨慧的人物差异,悲喜的情节交织,更是极具舞台意趣的代表性。在早期的版本里,七仙女是“奉旨下凡”,董永则是一个秀才。新中国成立后,一个改成了“偷偷下凡”,一个改成了农民出身,整个故事洋溢出对劳动和劳动者的热情赞美。在那个特定年代里,这一切相当自然,所有人都是新社会的劳动者,人的个性诉求得到了解放和张扬。如今这一点并没有大的变化,但也不得不注意到,随着时代变迁和多元文化冲击,应该如何重新建立表演细节以链接新的接受情感,是值得深入思考的。

“路遇”和“分别”是全剧最为吃重的两场戏。七仙女并不是完全的、单一的仙女或村姑。她的身上,有仙气和村气的双重性质,有仙气方显其聪慧的特别,有村气才使戏董永熨帖自然。难就难在如何将两者有节奏地、有机完整地结合起来。在严凤英的经典版本中,那种“我看他为人忠厚长得好的朴素价值与人间情感,是反映到七仙女看董永的眼神里的。电影特写可能强化了这一点,但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,严凤英牢牢把握住了朴素而专注的情感线。在舞台上,这不很好表现,因此演员做了一些外化丰富,也较好地把握住了循序渐进的节奏。例如在召唤土地公作出安排并完成化身,幕后来董永踏歌而来,袁媛有一段下腰转身自理妆容的身段表演,仓促而尴尬,把仙女的心思表现得惟妙惟肖。

七仙女下凡,她有哪些倚仗?大姐的难香,土地公的牵线,唯董永的包裹雨伞,是实实在在的人间东西。“戏董永”极不得已,极难为情,甚至不乏对人间村姑有生疏之感。到董永老实巴交演了包裹雨伞,仙凡不再两隔,表演才有了新的支点。“小女子也有伤心事,你我都是苦根生。”表演就逐渐由人情世故的合理性进入真诚见情的合理性。

“树上的鸟儿成双对”,这段家喻户晓的平词对板不必多说。命运就像一个回旋镖,两人不知不觉又来到了大槐树下,这里有一段“董郎前面匆匆走”的阴司腔,董永在前走,七仙女满腹心事跟着。观众都知道,他们即将分别,可前面的憨货不知道。最后时刻即将来临,百般无奈之下,一段“哎呀董郎啊”的大段韵白,念做并重,悲情难抑,着急憨货不明白,更饱含着对天官棒打鸳鸯的激愤。“董郎昏迷在荒郊”这一大段唱腔是相当有力的。悲痛着急如风雨骤至,转而顾念“你我夫妻多和好”,如平词一点,迅疾往阴司腔的色彩奔去,种种情绪如山崩海摧。此时七仙女已不再是活泼少女,也不再是贤惠妻子,而是多重身份情感集中爆发的抗争者。她悲愤悲痛,眷恋不舍,又粗中有细,不忘撕片罗裙当素笺,以待来日再重逢。演员较好地将戏曲技巧与生活细节结合起来,浑然一体。

黄梅戏《天仙配》的经典性带有浓厚的民间叙事特征,而它能够广受喜爱,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朴素价值和情感审美。新版《天仙配》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赓续传承的脉络,表演基于此而有新的生发,特别令人欣喜。成长的线索,身份情感的切换,以前不太被注意,实在是因为严凤英的表演太自然了,唱腔更是深入人心。袁媛饰演的七仙女,仙气和村气逐渐融汇成有人间温度的感人形象,正是能够结合自身音质音色进行设计生发的结果。

天干地支的年轮不停地转着,转眼农历乙巳年近在眉睫。拙文作“乙巳”两字通论。

乙

“乙”在天干中排在第二位,也是序数第二的代称。甲文金文中的“乙”(图一,甲文)构形基本一致,乃至今文的正体“乙”都是最简单的扭曲一笔。但“乙”字起源问题却不简单,众说纷纭。

## “乙巳”通论

徐梦嘉 文/图

1.植物破土而出的萌芽形。《说文解字》:“乙,象春草木冤曲而出,阴气尚强,其出乙也。”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解释说:“乙乙,难出之貌”,即草木艰难生长的状态。2.鱼肠形。《尔雅·释鱼》:“鱼肠谓之乙。”3.刀形省略。4.人颈形状(笔者注,十天干对应人体部位:乙为颈、肩、四肢、毛发、指甲、肝、神经系统)。5.甲文中的一款“离”(離,图二)字,构形长柄中有网,网里有鸟,上面“鸟”的形与“乙”非常类似(我曾在拙文《“掬离”两字》谈到一款甲文离,网中鸟是笔画多的佳之甲文),从文字角度分析,“乙”的本义,极有可能是指“燕子”,而燕子就是古书中的“玄鸟”,即鸛鸟。《诗经·邶风·燕燕》中的“燕燕于飞”,汉初毛亨解释“燕燕,鸛也”,其“鸛”(yī),由鸟与乙构成。捕获了小鸟,需要将小鸟抓出,与网分离,故离引申出分开、避开等意。“乙”字在旧时还有“轧”的意思,“抽轧”一词描绘出植物在生长过程中,从土壤抽出并弯曲生长的状态。

帝视有着诸多字义待定夺,仅曲笔一画的“乙”这浩瀚精深中国文化中重要汉字,我似乎在听奇妙的乐曲,品浓郁的曲酒,如痴如醉。三千多年来面对迷离幽幻的“乙曲”,莫衷一是的古人都会有此体悟吧。我反复稔究不另作“徐说”,认可乙是“植物破土而出的萌芽形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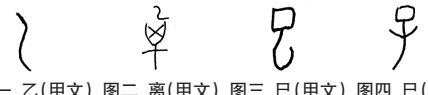


梦笔寻踪

《易经》认为,世界万物都在不停地变化发展,而这种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。2025年将迎来乙巳年,对应《易经》中的巽卦。“巽”为风、木,喻示新的气象将开启,象征蓬勃向上的生命力,而“巽”的构形,上面竟有两个“巳”(这里指两个成人,字谊即大家都朝向一致共同前行)。也印证我认可的乙字本源为“植物破土向上而出的萌芽形”还是有道理的。值此,小文预祝大家在乙巳年中诸事顺利。意犹未尽,以下算子正格填词一首:

### 卜算子·乙巳

乙曲醉千年,满目青葱景。破土万芽抖尘埃,大地迎佳景。  
巳乃新生命,萌动胎儿憬。古远刀痕留遗迹,殷契皆焕炳。



图一 乙(甲文) 图二 离(甲文) 图三 巳(甲文) 图四 巳(甲文)

## 查理大桥

彩墨 荣德芳



电影艺术的星汉灿烂中,一颗明亮的星、著名艺术家谢芳安然离去。想起那年看谢芳任女主角的电影往事。

那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,闻说有一批“坏电影”要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放映。初秋的一个下午,在中学任教的姐夫拿来三张“内部电影”票,带上姐姐和我,一起去四川路上的永安电影院。将近电影院,但见等退票者三步一岗,五步一哨,我们摆脱重重围堵,跑向电影院。此时的电影院已非往常那样大门敞开、售票窗口售票,而是拉上了铁栅门,只留一人进出口,售票窗口紧闭,也无当日放映片名显示列出。入座不久,银幕上打出片名《早春二月》,心中一阵惊喜。影片根据柔石小说《二月》改编,男主角萧涧秋由孙道临扮演,气宇非凡,儒雅善良;女主角陶岚则由刚成功出色扮演过《青春之歌》中林道静青年演员谢芳担当。陶岚出身于书香门第,热情高傲,但又有江南少女的婉约和灵气,谢芳以其精湛的演艺刻画得人木三分。影片中的芙蓉镇幽静美丽,老街店铺收音机里传出吴依软语,评弹弦音声声。

## 看电影往事

曹振华

人们都在静静地观赏,与片中人物同经历共喜忧。当时就觉得,电影好看,却不知为何成了反面教材? 改革开放东风劲吹,《早春二月》重见天日,如今这部优秀影片早已成为中国电影宝库中的珍品瑰宝。

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克制的人,可那天,隔着越洋电话,我却彻底失控了。一开始,泪水只是悄悄爬进眼眶,接着无声地滑落,到最后,竟忍不住哽咽出声。几天前,家人已经告诉我母亲病危的消息,但当妹妹哽咽着说出那句“妈妈走了”时,我的耳边仿佛被模糊的嗡鸣填满,我攥紧话筒,却无法出声。

母亲的坚韧和无私就像阳光,无处不在却悄然无声。母亲的爱像一条清澈的小溪,温柔地流淌在我的生命里,无声滋润着我的每一步成长。

考上大学,母亲逢人便笑着报喜,脸上挂满了自豪,可夜里却背着人偷偷抹眼泪。临行前,她为我准备了满满两箱行李,吃的用的样样齐全。最让我难忘的,是那二十多个煮鸡蛋和十几张金黄的烙饼。“路上饿了吃!”母亲眼圈红红的,细声说。“这得吃到什么时候啊!”我打趣道。她却一脸认真:“不怕多,饿着肚子就麻烦了。”那时还没有高铁,从宁夏银川到上海,要坐差不多三天三夜的绿皮火车。即使这样漫长,也不可能吃完这么多的东西啊。到学校后,我把剩下的鸡蛋分给了同学们,大家笑着说:“你妈可真疼你!”他们说着,我却想起了母亲站在车站,眼里噙着泪,望着列车渐渐远去的身影。

一次,我吃坏了肚子,腹泻,随手在信中提了一句。竟很快收到母亲的亲笔回信。母亲识字不多,几乎没有自己写过信。信上的字歪歪扭扭,甚至夹杂着拼音。整个信中充满了焦虑、关心和叮嘱,甚至还有她从邻居那里打听来的偏方。其实,那时我已经完全康复。看着信,我的鼻子酸酸的。打那以后,我学乖了,生病的事再也不敢告诉她。

假期回家,母亲头上的白发逐年增多。从大一到大二,不过两年,她的一半头发都白了。邻居悄声对我说:“你妈啊,太想你了,想得头发都白了。”

母亲常念叨着想去上海看看,见识见识这座她从未涉足的大都市(其实我知道主要是为了看望她的儿子)。但由于腿脚不太方便,也由于我一直不积极的态度,她始终没能成行。那时,我心底藏着不安,担心母亲的言行举止会被同学们取笑,因为我们毕竟来自偏远的小地方。一念之差,成了我心中难以弥补的缺憾。

傍晚,下起了入冬后第一场小雨,空气中弥漫着这座城市少有的寒意。望着原本清澈的尼罗河水变得浑浊暗淡,泪水再一次模糊了我的视线……

## 七夕会

孙南郁

家乡下了几次雪,天气大冷。俗语“天冷火也寒”,室内暖气似乎也不如往常那么热。为御寒保健,这些天我家做早饭多是萝卜汤。家乡人认为,萝卜对身体大有益处。乡谚“冬吃萝卜夏吃姜,不用大夫开药方”;又说“吃萝卜,喝清茶,饿得大夫满街爬”。汪曾祺先生在《萝卜》文中说,上世纪50年代初期,他在天津就听到“吃了萝卜喝热茶,气得大夫满街爬”之语。看来多吃萝卜可以抗病,早已成为各地的共识。

年过九旬的母亲坚信喝萝卜汤能防治感冒,在她主厨做饭的时候,每逢奇寒天气,或者家里有人初染感冒之时,就用油炒姜丝、葱花、萝卜丝和碎碎疙瘩、泼鸡蛋,做萝卜汤。

萝卜汤好啊!在没有机械电力驱动,仅靠轮胎和徒步出行的时代,寒夜客至,风雪夜归,人家后驱驱取暖的最佳之物,莫过于来上一碗萝卜或白菜汤了。萝卜、白菜是过冬储备菜,谁家都不缺。现成的菜,洗、切也快,放入锅内用油把姜丝、葱花一炒,水开下些细面,不大会儿工夫一碗热汤便捧在手,远客、归人趁热呼呼喝下,顿时由里及表寒消热来,浑身通泰。极为普通,方便而实惠,其快捷的功效,却可以胜过高档燕窝海参莲子羹的“慢条斯理”。

## 萝卜汤

孙南郁

我做萝卜汤是由母亲传来,现已成为厨事拿手活。老伴说我做的萝卜汤可以开饭店了,此话不是激励做事,我明白。别小看这家常萝卜汤,没有“几招”还真做不好它。因此,近几年每做此汤,我自操厨。做萝卜汤,各道工序掌握住火候,才能出好汤。葱花、姜丝油炸黄了,立即放入萝卜丝翻炒,然后往锅

内加水。油不热,汤不香;油热了,放萝卜丝稍迟,葱花、姜丝必糊,对汤的色味定有影响。此乃招数之一。盖上锅,开始和面疙瘩。此汤不宜稠,面粉适量。和疙瘩时少滴水,来回多搅拌,使大部分面粉成为碎小的疙瘩即可。此时锅开水沸,正好按撒面疙瘩,并随之在锅中搅动,不使它凝结成大疙瘩才算成功。此乃招数之二。汤正沸,盐已放。在碗里把鸡蛋打匀后,一只手持碗慢慢倒入锅内,另一只手用筷子快速在鸡蛋汁处搅动,使其在汤中成为丝状方是最佳。此乃招数之三。最后,往锅内放入醋,即可出锅上桌“缩颈而嚼之”了。

有同事按我说的方法在家中试做,当他快速搅动倒入锅里的鸡蛋汁时,他夫人不解地问:“不就是打个鸡蛋汁吗,你慌张嘛?”他答“不‘慌张’不行”。我听后,笑:“这一招你已经学到手了。”

## 美食

听电台气象报告,明天要下雪。我们知青户特意提前一天,把大水缸挑得满满的。第一次在黔岭山村过冬,这一缸水足够知青户用三天。

次日天才蒙蒙亮,鸡飞狗跳的嘈杂声把我们吵醒。披衣拉开木门一看,吓了一大跳。寒风扑面而来,雪花漫天飘飞。隔壁的厨房内竟水漫金山。打着手电仔細一瞧,水缸断片洒了一地。鸡鸭惹的祸?不像。水缸的质量问题?已用了快一年。询问队长,他用肯定语气告知,冰冻天水缸若存水过多,极易爆缸。队长处理这个问题很快:断缸片扔掉,地面水舀净,再借一个水缸给我们。

亡羊补牢,须尽快凿冰挑水。从知青点到最近的山泉水井,至少有三里路。三人如同接力赛平分路程。我打头阵,找尖锐大石块凿冰取水。下雪天挑水,与平素完全不同。满满两桶水一百多斤一上肩,高高低低的雪花路面,经前人双脚踩实,犹如涂了一层油,尽管弓起背小心翼翼走,一不留神,脚一滑,连桶带人一屁股滑倒在冰面上,一桶水狠狠泼在身上,浑身冷得直颤抖。也顾不上人摔得痛不痛,第一反应是迅即奋力爬起来,仔细看看水桶有没有摔坏?还好老天爷帮忙,水桶在冰面上滚跳了几下,安然无恙地停了下来。扬起脖子,用雪花擦了擦脸,冷静思索片刻,担起空桶试着才走几步,咣啷一声,又重重摔了下去。

“小柱子,摔疼了没有?”不知何时,同村的李大叔出现在我的身边。我摸摸屁股、双膝,连忙回答:“不疼不疼。”“来来来,我挑个样子给你看看。”他紧了紧上身的旧棉袄,与我同回水井装满两桶水,随即做起示范:眼睛平视前方,胸膛挺起来,一步一步要走得稳当。所有的动作,力求一气完成。我试试学着点,水不装得太满,不犹豫犹豫,步伐比平时稍小一点、左右换肩时动作求稳。挑了比平日多两倍的时间,亦步亦趋,终于将重担交给了阿大。

初接担子的阿大力气大,根本没把这两桶水放在眼里,起步动作就快,一心想把我损失的时间抢回来。谁料转弯时前桶撞在路边的一块大石头上,咣一声,破了。无奈,向路边的村民家借了只空桶。第三次装水后,我将现学的经验一捣鼓给阿大、阿三,他俩各自努力,我在一边“保驾”,终于将这宝贵的两桶水挑到了厨房。

半个多世纪瞬间过去了,大雪天挑水的这一幕至今难忘。

## 雪天挑水记

周天柱

